

莫斯科訪問記

刘 白 羽

莫斯科訪問記

刘白羽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字数 121,000 开本 787×1092 纸 $\frac{1}{32}$ 印张 $7 \frac{1}{4}$ 插页 4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前人民文学版 15,000册)

一九六〇年版“莫斯科訪問記”前言

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出版社决定再版“莫斯科訪問記”。不过，我应该告诉读者的是：现在印出来的，已和以前的版本有所不同。除从一九五〇年原本上保留下的十四篇外，增加了一九五六年的一篇：“珍贵的片断”；一九五八年的三篇：“北京—莫斯科”“列宁的声音”“和‘绿光’的作者索波列夫的会见”。北京—莫斯科，莫斯科—北京，这已是一句响彻云霄，嘹亮而美妙的，鼓舞全世界人民向共产主义高峰奋勇前进的号角。它是从那充满暴风雨的历史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它是从当前的劳动建设中发出来的声音，它说明兄弟、战友、同志友谊的深情。它曾是一颗非常宝贵的种子，为两国革命斗争的血汗所灌溉，现在在这飞腾的社会主义大时代里，种子不仅成长为大树，而且成长为巨林。这是为早晨的阳光照亮了的森林，这是为春风吹拂得生气勃勃的森林。我们相信：和平而芬芳的森林，它将日益茂盛，万古长青。

1960年2月6日，于小汤山

目 次

一九六〇年版“莫斯科訪問記”前言·····	1
走向莫斯科·····	1
向克里姆林紅星致敬·····	20
斯大林号召着胜利·····	36
西蒙諾夫談“日日夜夜”的創作·····	45
“真正的人”作者波列伏依·····	61
苏联作家与人民·····	71
訪問文學院和阿扎耶夫·····	80
訪問“文學報”·····	91
會見巴甫連柯·····	112
在“旗”雜誌編輯部·····	121
响亮的馬雅可夫斯基的聲音·····	131
記卡列布爾工厂·····	145
丰收的台爾曼集體农庄·····	160
伊林斯基森林里的夏令營·····	175

珍贵的片断.....	186
北京—莫斯科.....	200
列宁的声音.....	204
和“绿光”的作者索波列夫的会见.....	215

走向莫斯科

我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从苏联远东經貝加尔湖区横逾西伯利亚、烏拉尔，走向莫斯科。

当貝加尔湖的落照閃亮了积雪的山峰，当西伯利亚的大森林遮住列車的窗口，当奥比河不停地流向北冰洋，当烏拉尔工厂的烟囱在夜光中噴着白色烟雾，……我永远不能忘記，我那每一刻都在加深的愉快心情。我告訴我自己：你在順着世界最光荣的一条道路前进，你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和平、幸福与人类理想的高峰。

我願意留下我最簡朴的心意与深切的爱，也願意留下永不磨灭的苏联兄弟的国际友情，我不加修飾地写下我的記憶：

五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进入苏联的第二日，早晨起来，車窗外一片亭亭直立的松树，这是远东的貝加尔湖后区。前面将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冬季有大風雪，但我們多少年来是那样

想望着它。看，这一棵树，让我想起过去的西伯利亚，——古俄罗斯受难者的坟墓啊！列宁、斯大林在这里流放过。可是现在呢？现在是繁荣、自由的土地，新的世界。车的左侧是小河，河那面是优美的山和树林，这儿正是一片热闹的春光，山上开满红色的花。上午十点钟到达赤塔。这是我所见到的苏联东方第一个大城市。车站上整洁而有秩序。我们到车站食堂去进早餐，看见壁上高悬着一幅普希金仰身扬手朗诵的油画，这在我看来是一种象征，象征社会主义文化生活的伟大成就。

五月二十六日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管理员恩琪品娜，已经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从制帽下露出的发丝已经有些苍白，她永远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们。她经常不息地劳作着。车休息时，她坐在车旁一堆木料上织花边手工。她一一问我们的姓名，我们也问到她的生活。她说她的家在莫斯科，她随车去海参崴，每行二十日，回莫斯科可有十五日休假。她有一个儿子十八岁，她满脸露出光荣与骄傲说：“他是一个少共团员。”恩琪品娜在铁路上服务已经八年，在苏德战争中，她在前方军运列车上，她到过明斯克前线，目睹炸翻的列车和牺牲者的尸体。

上午停在一个小车站，这是由一个叫作彼得洛夫的

冶金工厂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从前是荒地，现在是大片新筑成的工厂与住宅。

进入苏联国境以后，繁荣与幸福的印象愈来愈深刻。从车厢上的孩子也体会到这一点：莲莲是个憨态可掬、惹人喜爱的小女孩，金黄色的发辮，淡蓝色的眼睛，她能背诵很多首普希金的诗；包利亚是一个雄赳赳的男孩，沙沙刚学走路，就伸着小拳头跟人斗拳，这些孩子都被全车人爱护着。每过一个车站，月台上的小孩子们，都如同一簇簇花朵一样。这不但说明孩子的幸福，也说明他们的父母、家庭、整个苏联的幸福。餐车里的食客大部分是红军军官和战士。列车每到车站，大部分旅客都奔向车站商店。妇女穿着各色便服，戴着红的、白的头巾，只要有一群人在一起，那就是一片五彩缤纷。

从早晨就看见西伯利亚大森林，——静静地一望无际，连绵不绝。铁路附近有时出现大片集体农庄的土地，火车走半晌还看不见地的边缘，拖拉机在黑土上忙碌地耕作；农庄庄员的住所都有花园，有许多是新制的木屋，新铺的屋顶闪着光，据说这些新的房屋都是政府给复员军人建筑起来的。窗子像眼睛一样张着，好像在说：“你看，我们多幸福。”家家户户窗玻璃里面都是满满的鲜花。

下午两点钟到达布巴累特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乌达。在乌兰乌达车站上，一个在冬季皮帽上配戴一枚红

星的鐵路工人跟我們談話。他就是烏蘭烏達生人，在這鐵路段上已服務十八年，我從他了解了蘇聯勞動人民的光榮心情。站台上照例擴送着音樂，——入蘇聯的第一日在一個小車站上，我就聽到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現在這個鐵路工人快樂地告訴我：“同志，一切都好，沒有一樣不好。”我問他戰爭的時候在那裏，他說同德國人作戰。他說：“在蘇聯人民心中有一條法律，就是保衛祖國。”這是一句多么明朗堅定、充滿信心與愛情的話。讓世界上一切新戰爭挑撥者聽一聽布巴累特蒙古共和國的普通工人的話吧！

這時，一群年青的穿了工作服的孩兒圍繞了我們。他繼續說：蘇聯人是堅強的，——他說：“我永遠是在軍隊裏，因為在我的觀念中，在勞動軍隊裏和在作戰軍隊裏是一樣的。”他指着周圍的孩兒們介紹，他們每日工作六小時，學習六小時。他又驕傲地把一位穿藍色鐵路員工制服的老人指給我們看，他羨慕地說：“他在这鐵路上工作已經四十多年了。”這兒一切是真理變成現實，——列車在這兒挂上一節漂亮的藍鋼車，那是專門為一批烏蘭烏達工人到高加索去度夏日休假而挂上的車輛；遠東與高加索，莫斯科與北極，勞動與幸福，一切是交織在一支快樂而和諧的樂曲中的。我們的朋友伯斯梅特在餐車里指着一盒火柴說：“在遠東我們使用着愛沙尼亞達林火柴廠的火

柴。”苏联劳动人民处处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热情。第一天，就有一位五十余岁的司机跑来和我们热烈地傾談，他說不久以前他亲自开着列車送毛澤东主席直到鄂多波尔。我从深心里感謝他，因为那不只是他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

車續开。我从車窗上看着窗外的河流，我們都等待着欢迎貝加尔湖。优秀的电影“西伯利亚交响乐”的摄影队，就是在前面这一帶地方拍摄外景的。下午，四点一刻，看見右侧远方出現了一条白綫，馬列雪夫兴奋地跑来指着那远方：“貝加尔！”

列車穿过树林与草地，很快走近貝加尔湖岸边。貝加尔湖还結着冰块。我們將繞过湖的半面，直趋莫斯科。車停在湖边莫撒瓦亚小站，站上工人还穿着棉上衣、皮的长筒靴。据苏联同志說，貝加尔湖永远不能游泳，因为它永远冷透骨髓。我走向車門口，車已开动，恩琪品娜站在梯阶上手揚黃旗，她口中愉快地哼着乐曲：“打打……打打……”右窗外总是貝加尔湖，山峰上还閃着冬季积雪。恩琪品娜端着几杯热茶进來說：“貝加尔湖的水，最好的水呀！”啊，感謝，这远方的湖和这深厚的人情。恩琪品娜又来了，我們向她道謝，她笑着問：“貝加尔湖的水不好喝嗎？”我們答：“好。”她說：“那就再喝一杯！”我为了我胸中的爱情而一連喝了三杯。

鄂多波尔铁路站长亚历山大·基里洛維奇到叶尔庫斯克去，和我們同車，他到我們車廂中來，他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貝加爾，他唱：

貝加爾湖这样寬啊，
黑龍江呀流的那樣遠。

他还唱了一个貝加爾湖一带流行的古老民歌。他說古代一位皇帝打了敗仗，从莫斯科走向庫頁島，打这儿經過，从大森林里，順着只有野兽才經過的小徑走，就是唱着这样一支歌的：

在黑暗的大森林里，
西伯利亞是多么的遙遠啊！
跑呀，跑呀，
庫頁島的流浪漢啊！

那遙遠的历史年代过去了。他又唱起一支苏德戰爭中流行的歌子：

霧啊，霧啊，
我可爱的森林和田園，
游擊队出发向遠方，
去打击敌人呀！

亚历山大·基里洛維奇和德国法西斯作战一直到拉脫維亞。他的父亲現在还是一个西方铁路上的工人。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使这个工人的儿子受到教育。基里洛

維奇一九三二年从鐵路專門學校畢業以後，就在鐵路上工作，一九三七年調到遠東，蘇德戰爭爆發，他打了三年仗又回到遠東，在中國和蘇聯邊界的第一個車站上工作。我對他說：“每一個中國同志到蘇聯來，第一個會首先認識你，你是我們的朋友，我特別要記得你，因為你曾經在哈爾濱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流過血。”

我們正談話，一位穿白罩衣的女醫生進來檢查我們的身体，她是專門隨同海參崴到叶爾庫斯克列車，負責衛生工作的。

剛才在貝加爾湖岸邊上看見碎冰，現在寬闊的湖面上，却是一片烟波浩渺，湖水清徹見底。窗外永遠是白樺、新造的漁人的木屋。我不禁稱贊起這自然風景的美麗，可是車上每個人都說：“這還不算美麗，美麗的還在前面。”有一個朋友告訴我：“雖然草原上很枯燥，還有灰塵，可是每一個住在草原上的人都說他那里最好。”是的，每個人對每片土地的爱，合起來就是對整個蘇維埃祖国的爱。車在紅色的夕陽中緊傍着湖岸駛行，好像我們伸出手就可掬一掬湖水，夕陽的倒影在湖的鏡面上有如一支火燭的巨劍，光芒射入。湖上有人垂釣，有人拽網。這裡有集體漁場，如同田地上有集體農莊。

照例是八點鐘到餐車上去。晚間車上有熱水洗浴。

午夜，醒來，看見右窗外一片亮晶晶的燈光。車已停

在叶尔庫斯克。气候极寒冷，在車廂內我还披了夹大衣。旅伴都睡了。我非常欢喜安宁的静夜、那橙黄色台灯光……我在馳思，我很想总括一下三日来的印象，但这似乎不可能，如同一个人一下站在一片灿烂阳光中，无法立刻总括他的印象。有些人，也許会用奇異的眼光，驚訝在这土地上怎么会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偉大真理的实现。一点也不錯，日子按着共产主义所指的道路前进，苏联今日的生活，正为全世界人民（我想連美国人民在內）指出他們未来的明天的道路。感謝列宁、斯大林，感謝苏維埃人，因为在你們那巨大灼热的心里充滿对全世界人民的爱情，你們努力帶引着我們前进。让我在这深夜，向那曾經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英雄的每一滴鮮紅的血致敬，那每一滴血都是火焰，这火焰，将永无熄灭之日，它将被举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手里。让貝加尔湖的水永远澄碧，让白樺树永远舒展着嫩枝，让面包永远芳香，让孩子们永远朗誦着普希金美丽的詩，让每一部机器不停地生产，让每寸土地都結下粮食。我們中国人民在那被迫害的世紀里，流过血，死亡过，但也希望过，唱过，想望过。現在早晨的光輝第一次从东方升起，从北京到莫斯科，这是这一个世紀里頂光荣的道路啊，毛澤东同志走过这条路去和斯大林会晤。这午夜，在叶尔庫斯克車站一节車

厢里，让我祝福，祝福我們所有为和平而斗争的人。……

五月二十七日

……看不見貝加尔湖了，两旁是黑极了的黑土地带，——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庄，一眼望不尽的白桦树。

上午，包德列夫經濟学教授来訪。他剛剛在中国讲学两个月回来，他到过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汉口、南京、沈阳。他說他最欢喜中国人民大学，現在他胸襟上还帶着紅色的人民大学校徽。今天，我取出我的一个中篇小說的提綱来看，我在人物中發現一个自覺的、有党性的人，他对自己微小的缺点做无情的斗争，然后展开他对于周圍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因此心情整日縈迴在祖國的战争的生活里面，——我的同志們，兄弟們，英雄們，我无法忘記，那怕是到更远更远的世界的边缘去。下午在可藍斯諾·雅爾斯克停車。这里是一个工业城市。黄昏，河、树木、工厂的烟囱与住宅区，美极了。但包德列夫教授也如我所遇見的每一个苏联人一样說：“这里还不算美丽，——再往前更美丽，到了烏克蘭就更美丽。”

五月二十八日

迎面駛来向远东去的列車，列車上装着卡車、拖拉机和嶄新的藍色的收割机。森林似乎过尽了，現在面前大

部是平原、集体农場、牛群、噴着烟的在田地里工作着的拖拉机，我們正向烏拉尔前进。晌午，气候轉热，两旁都是稠密的木棚、木屋，苏联农村是朴素而寬暢的，不像我們某些农村街道狭窄，房屋常常挤得密不透風，这里房与房之間都隔有院落，或屬於个人的一小片土地。由农民身上穿著的整齐、美丽，可看出苏联农村的富裕生活。下午經過一个叫它伊卡的车站，站房規模有如赤塔。过去，仍然是集体农場，牛在草地上吃草，一个小孩拐着两腿向火車招手，很多房屋正修葺新屋頂，老祖母和孙儿在門口条凳上嬉戏，母亲抱着白布包裹了的襁褓中的婴儿在散步，小姑娘穿着紅衣裳，抱了满怀鮮花从車旁走过，男人抱着新鮮的黑面包，……在苏联人，每天工作完毕就是节日。夜間我們都沒有睡，等着看看西伯利亚首府新西伯利亚城。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城市，首先进入眼內的是市郊一排一排的无数灯火輝煌的工人宿舍，都是白色的三层或者六层的楼房，不久到达車站。这是进入苏联以来所見的最大火車站，聳立着六七层高的站房，灯光輝耀如同白昼；我們利用停車時間，順着美丽的地下道进入站房，站房內拥挤着候車旅客，到处都有排好的行列，可見是东方的一个铁路中心站。有无数的电灯圍繞着一幅斯大林彩色画像。从花崗石的楼梯上楼，上面一层依然挤滿行列，有的在购买食物，有的在购电影票。站房有为旅客設备的电影院，

还有旅館。我們怕誤了車跑回来，看見車站上有送貨卡車专用的地下道，可从月台直通市內。夜空中不断有飞机降落或起飞，可見机場就在近旁，飞机翼及尾部帶着紅綠灯，非常好看。这里日夜都有飞机，飞莫斯科，飞海參崴。車开了十几里地，两面还是灯光，工厂的烟囱丛丛挺立有如树林，铁路与河流形成交叉十字，这巨大的河流就是奥比河，她从此一直流往北冰洋。車走了很久，窗外远近还是一片灯光有如千万点繁星。我們从这里开始进入了烏拉尔。

五月二十九日

早晨那样寒冷，——烏拉尔的原野上落着雨……

烏拉尔，我一点也不生疏，烏拉尔的名字对我是那样亲切，——在苏联卫国战争中，那暴风雨吹在天空的日子，烏拉尔日以继夜，以巨大潜力把生产品供給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广阔战线。我記得关于烏拉尔神話似的記述，一列列火車从西方把工厂迁来，在森林、山谷与草地上矗立起新的工厂，机器轰鸣，日夜不停。那时，全世界人民倾听着，发自烏拉尔的机器声有如音乐的合鳴，这是充滿希望的音乐。現在，烏拉尔的高山还在远方，但我們經過的总是烏拉尔的土地啊。从整个苏联來說，我們也只走过了一条綫，但这一条綫上的一切，已經